

永懷花鳥大畫師陳之佛

花靈動丹青永恆

● 沈左堯（大陸作家、大學教授）

傳抱石題陳之佛畫

『花鳥至今日，紛紛多徑蹊；漫狂稱八大，刻劃許雲溪。雪翁遐想，落筆世所稀；既擅後蜀意，復具南唐奇。展此梅花圖，白楮兩相施，疏斜含餘韻，鬢鬱煙雲姿，能使筆頭熟，能使筆頭癡。雪個已矣甌香死，三百年來或在斯！』辛巳冬十二月朔後三日，抱石爲雪翁率題，意有未已也。

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傅抱石題陳之佛《寒梅小鳥》圖詩。（『雲溪』指『雲溪外史』即清初畫家惲壽平，號南田，所居名『甌香館』；『雪個』是清初畫家朱耷，即『八大山人』。）

中大藝術系群英譜

抗戰時期遷陪都重慶的中央大學藝術系，教授集中了徐悲鴻、陳之佛、傅抱石、謝稚柳、吳作人、張書旂、潘玉良等十多位美

術界精英，可謂猗與盛哉。陳之佛師講授西洋美術史，『米開朗基羅、達文西』，他那帶紹興口音（先生是浙江餘姚人）的高亢音調，至今似乎尚在我耳際迴盪。

陳之佛在中央大學藝術系授課時最受學生們的尊崇，也教出許多傑出的學生，孫多慈就是其中之一，她來台後曾任師大藝術系教授及文化大學教授兼藝術系主任，教育後進、嘉惠弟子，這些成就，多多少少都受到陳之佛當年授課的影響。

之佛師早歲在日本學圖案，是工藝美術家，但他沒有教畫。同學們知道他業餘專作花鳥畫，他的幾次畫展，我們都去幫忙布置展廳。我同所有的觀眾一樣，爲每一幅絢麗的畫面所陶醉，感到整個展廳構成奇妙的美的世界。大自然中色彩最豐富，姿態變化最多，最動人的便是花和鳥。

宋元明清以迄西方

宋、元、明花鳥畫名家輩出，到清初，惲南田以寫意花鳥著稱；八大山人乃明宗室，懷亡國之痛，以畫舒胸中鬱忿，故落筆奇崛恣肆，花鳥別具一格，影響甚巨，所以稱其『漫狂』。這二位都是十七世紀的大師，

中國繪畫最初是爲社會上層及宗教服務

晉唐五代兩大源流

的人物畫，到晉代才初具山水畫雛形；花鳥畫則濫觴於唐，至十世紀五代十國的後蜀，黃荃、黃居采父子在成都創始了先畫輪廓線後著色的『鉤勒法』；同時南唐的徐熙、徐崇嗣祖孫在金陵首創了不用鉤勒的『沒骨法』。前者相當於北宗的青綠山水，後者相當於南宗的水墨山水。故有『黃荃富貴，徐熙野逸』之說。蜀派進入宋代宮廷成爲院畫，後來的徽宗皇帝趙佶亦擅工筆花鳥，自不乏金碧輝煌之作。江南則發展爲文人畫，追求野逸之趣。傅抱石詩中，將『雪翁』（陳之佛號雪翁）與黃荃、徐熙相比：『既擅後蜀意，復具南唐奇』，即把兩大源流融合了。

因而傳抱石感嘆『雪個（八大）已矣匱香死，三百年來或斯人！』評價陳之佛是清初以來的最傑出花鳥畫家。

我們看到陳之佛在六十年前（一九三八年）有接近恽南田、金冬心、八大山人的寫意花鳥，可是從四十年代以後，他轉而專致鉤勒工筆畫，形成清新精湛的個人風格。陳之佛是一位學者，他了解埃及、希臘、羅馬、印度、巴比倫的美術，但他更熟悉中國古代藝術，包括敦煌及漢魏唐宋元明清的傳統，整個身心充滿了民族精神及文人氣息，他的作品體現了工筆花鳥畫的神髓，成為一代大師。

形神融匯洵非凡筆

吾人以往所見平庸的工筆花鳥畫，技法拘謹，往往板滯，如畫標本；寫意花鳥則易失之粗疏，或缺乏寫生工夫，形象掌握不準，或所謂『逸筆草草』，玩弄筆墨；有的還呈現浮躁和霸氣，美其名曰『寫神』，然而『形』之不存，『神』將焉附，實則空洞無物。與之相反，陳之佛的畫嚴肅認真，一筆不苟，造型正確，刻劃精微，姿態靈動，天趣勝人，真正做到形神兼備。有些作品如山茶、榴花等，朱砂配以素雅景色，構圖豐滿而摒絕富貴塵俗之氣；極大多數作品設色恬淡，格調高邁，如其蘆雁較之清代邊壽民毫不遜色。其每幅作品都精心經營，章法疏密有致，即使信手拈來，皆恰到好處，增之一

分則過滿，減之一分則太虛。得心應手，洵非凡筆。

我們在陳之佛作品中看到枝葉搖曳，鳥雀啁啾，充滿了生命的躍動，卻又使人感到畫面無比寧謐。陳之佛號雪翁，他也酷愛雪中花鳥，雪使大地純潔瑩澈，也能淨化人的靈魂，達到超然物我的境界，凝動於靜。

流憩廬養真廬印章

陳之佛是藝術系德高望重的老師，我見到的他總是掀髯微笑，令人如沐春風。他有一方傳抱石刻的閑章『心即是佛』，在同學們眼裡，他即是佛。的確他兼有儒家『有教無類』及佛家『普渡眾生』的德範。在重慶時先生曾命我刻一印『流憩廬』，他說那是因日寇侵略，隨校來川，『流亡』中的『暫憩』之地。表現他對抗敵必勝的信念，終將凱旋金陵；同時也說明他能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，隨遇而安的泰然態度，一九四六年復員南京，陳之佛住成賢街中央大學教授宿舍，復命我刻一方印曰『養真廬』，『養真

』，養性靈之真，養藝術之真，真才能美，這也是陳之佛花鳥畫之真諦。從這二方印可領略到陳之佛審月光風的襟抱和清標高潔的情操。

幸早遊仙逃過文革

代郵

馬志賢先生：有事奉商，請告知貴處電話號碼及通訊處，以便聯絡，謝謝。
編輯部謹啓

陳之佛是一位教育家，他一生還擔任過不少行政職務。先後任國立藝專校長、南京

師範學院美術系主任、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兼江蘇省國畫院副院長等。同時，他創作了許多精品和巨製。一九六一年他為郵電部設計的『丹頂鶴』郵票風靡全國，馳譽海外。

然而由於他畢生過度劬勞，在正值藝術巔峰的時刻便過早地離開了我們，（一八九六一九六二）享年六十六歲。所幸他走在中共文革浩劫之前，在動亂中，建於南京雨花臺望江磯的陳之佛之墓被摧毀無遺。他若健在，那伙瘋狂毀墓的惡魔能夠輕易放過他嗎？

遺作獎金全部捐獻

陳之佛的子女於一九九六年先生百歲冥誕之際，遵乃父遺願將陳之佛的九十幅花鳥畫作品捐獻給江蘇省政府。將頒給家屬的四十萬元獎金悉數移作『陳之佛學術基金』和『陳之佛獎學金』。南京博物院新樓竣工之時，將專闢『陳之佛紀念館』。在那人文薈萃，六朝形勝之地，給後人一處永久瞻仰先生藝術的殿堂。

一九四六年，之佛師曾賜我一幀扇面『白荷蜻蜓』，清雅絕塵。我珍藏數十年，見畫如見先師。僅以此文寄托無限孺慕之情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於勝寒樓